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萨瓦河畔的战斗

伊沃·安德里奇等著

萨瓦河畔的战斗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等著 包也宣等译

萨瓦河畔的战斗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等著

包也直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1980 年 3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书号: 10188·112 定价: 9.75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反映反法西斯斗争的南斯拉夫中短篇小说集。

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学作品具有光荣的战斗传统。特别是这一次反法西斯的人民解放斗争，使南斯拉夫许多作家经受考验，在战斗中茁壮成长。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南斯拉夫的社会面貌，并且强烈地体现了各民族传统的战斗精神。在这个小说集里，这种传统的战斗精神，既表现在苏莱曼贝伊打开烟盒后所看到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里，也表现在科隆大爷拒绝向德国人交出他儿子的尸体以及巴乌克少校的叔叔不肯承认他侄儿的尸体等事件上。因为他们都认为：即使是尸体，如交给敌人，也同样是属于出卖、背叛的行为。他们甚至把出殡也作为一种向敌人斗争的方式。这些都反映出南斯拉夫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坚强不屈的精神。这些作品使我们更形象地看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怎样斗争出来的。

在这本集子里，共选了十二位作家的十三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虽然主题都是写反侵略斗争的，而表现手法却是各种各样的；不管主人公的遭遇结局如何，他们的乐观、坚定，始终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这个集子中，有好多篇描写到流经整个南斯拉夫北部境内的萨瓦河。特别是安德里奇的中篇小说《阿兔》的主人公，他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在悲观绝望中准备去投河自杀，但他到了萨瓦河岸，碰到了老朋友，又接触到岸边的广大劳动群众。人民的苦难和朋友的启发，使他在绝望中慢慢觉醒过来，使他由同情、了解、接近革命，终于在一群男女青年

的帮助下，全心全意地献身到贝尔格莱德的地下斗争中去。因此，萨瓦河在这里已不仅是一般的地理概念。它已成了主人公汲取革命思想的源泉，献身战斗的场所，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而且，作者多处提到的萨瓦河，它和多瑙河会合的地方，正是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所在地，因此战斗的萨瓦河在这里又意味着铁托游击中心活动的根据地。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战斗传统，也将从这条源远流长的萨瓦河中得到无穷的力量。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用《萨瓦河畔的战斗》作为这个集子的书名，把这个充满战斗精神的小说集介绍给我国广大的读者。

目 次

阿兔	伊沃·安德里奇	1
锁门	伊沃·安德里奇	104
来自第五纵队的阿拉卡	费尔柯·彼得洛维奇	113
维齐	普莱日霍夫·伏兰茨	120
勃里列	约万·波波维奇	137
科伦大爷和他的儿子	卡雷尔·格拉贝利舍克	148
老苹果树	米什科·克拉涅茨	167
在公共汽车上	伊万·东切维奇	173
烟盒	格奥尔基·阿巴杰耶夫	185
老格尔比奇	埃里赫·科什	198
巴乌克少校	布朗科·乔比奇	206
出殡	安东尼耶·伊萨科维奇	247
融化的雪	迪米达尔·索列夫	258
作者简介		265

阿 兔

伊沃·安德里奇

山坡上有几条陡直的小巷，向上通公爷街，向下通萨拉耶夫街，二次世界大战前，其中一条小巷里有座房子。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座房子。这是一座高大的四层楼房，房顶上还有一层屋顶室，在爱羡慕人的邻居眼里，这屋顶室也成了整整一层楼。这座房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造的，没有舒适方便的优点，不是通常说的“十足摩登”，可是造得坚固扎实，从屋顶室到地下室，都保养得十分整洁；那找房子的人，如果收入少，又有一大群吵吵闹闹的孩子，先就被这房子的外表吓跑了。

房东是……不，房东是谁，我们可有些难说，因为一开始研究这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十来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比方道德啦，婚姻啦，年轻失足后悔莫及啦，唉唉，都是战前贝尔格莱德常有的事。要弄清这些问题的头绪，可不是我们的能力办得到的。

真正的房老虎是玛尔吉塔女士，即卡塔尼奇太太，人称眼镜蛇。她经手出租房屋，她收房租、缴房税，她过问房客们的是非，她对市政当局负责。玛尔吉塔女士事实上代替了房管员，因为住在地下室的老门房，是没胡子的巴奇卡人，他好象从刀头底下逃脱的小鸡似的、只不过是她手里服服贴贴的工具。不管怎

么样，只要好抓到手的，她都抓在手里。

卡塔尼奇太太跟她的丈夫和儿子住在一楼，是一套五开间的大寓所。可是我们暂且不谈那丈夫和儿子。我们想先把玛尔吉塔女士的这幅像画完。她的年龄早已过了四十。她的个头虽不大，称称倒有一百八十斤。这位白头发太太的蓬松高髻，即使在圣诞节也决不会梳得整整洁洁的。玛尔吉塔女士浑身总有股抑制不住的折磨人的精力在激发她。她的天性就是这样。她的腿尽管和象腿一般粗，走在地上是那么重，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非常爱动的人。特别要提到的，是她那白而浮肿的脸上，显出一张阔嘴巴的薄薄曲线条，嘴里装着三十二颗假牙，一分钟吐一百二十个字。额头底下，一双漆黑溜圆的大眼睛，机警、多疑、凶狠，闪闪放光，好象为了自卫和进攻，集中了这位胖太太积蓄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

臃肿的太太，被无数假想的和真实的病痛折磨得够苦，可是她还要处处赶忙。她的宽大的寓所四面有窗，她象那吃饱的蜘蛛似的，在屋里来回移动，街道、花园、大门，没有一分钟离开她的眼睛。她最热心地参加一切事件，对什么事都要看，对什么人都要问，对谁都要发号施令。她还嫌这样不够。她有千奇百怪的欲望，要指挥人、压迫人、挟制人、管住人；大约就是拨一团兵给她指挥，她也不会耗尽那饱满的精力。因为命里注定该有家庭和房客限制她的活动范围，所以在这批本来就可任意摆布的人的肩上，也便多了一副她那贪得无厌的权势欲的重担。

也是天缘凑巧，玛尔吉塔嫁的是一个不大显眼的温和的丈夫。这个小人物的言谈举止，服饰打扮，却极其规矩，彬彬有礼。玛尔吉塔能够作成这头好亲事，是全亏一位大老板出力帮忙的。那是“她父亲的朋友”，“战前”（在她口中是一九一四年以前）她曾在他家里住过三年。后来根据这老头儿的非常含糊的遗嘱，玛

尔吉塔得有这座漂亮大房子的使用权，别的尚且不论。那个规规矩矩的小人物——未来的丈夫，当时却情不自禁地被这少妇生铁铸成般的强壮身体、神秘的脸和从来不笑的眼睛迷住了。

玛尔吉塔的丈夫生在潘切沃，可是完全有资格算一个贝尔格莱德本地人。他的父亲是个小小的音乐教员，在儿子满两周岁时迁居首都。孩子不记得母亲——她死得很早，他从小就是由孤僻的、沉默得象哑巴一样的父亲抚养大的。

卡塔尼奇先生在皇家勋章事务室担任书写员的工作，此外，他也为其它公私机构书写证书、文凭。在全贝尔格莱德，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象他这样当行出色的好手来。本来他有一个很有丈夫气概的名字——以锡多。可是他的女人却叫他兔子——阿兔。从此以后，这个浑名就在家里和熟人中间行开了。他的儿子学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而是“阿兔”。到处只听见人喊：“阿兔”！“兔哥”！“兔儿爷”！

这位面善心软、感情丰富的老好人，眼中时常流泪，而脸总是刮得光光的，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受那恶婆娘的虐待于今已经二十年了（照一个波斯尼亚籍房客的说法——“他是背纤背着一大条大驳船”）。以锡多因为年轻热情，一心只想得到一个老板的身体结实、脸儿白嫩的“养女”的感情，使他受了一辈子的苦。

这对夫妇的独子米哈依尔，就生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年，是在兵荒马乱的一九一五年的非常奇怪的情况下生出来的。玛尔吉塔的这个儿子，是个骄纵成性的浪荡子，现在大约是二十到二十五岁光景，除了那高身材、软腰肢、淡黄色波浪形鬓发外，他还有个了不起的运动员的名气。他是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和协会的会员，又是本地乒乓球的冠军。天晓得他是从谁继承来一副漂亮的女人腔，说话行动表现出天生的慵懒，对世界上一切事情满不

在乎，这些东西和他母亲所特有的蛮不讲理，在这个米哈依尔身上结合起来。玛尔吉塔叫他米舍尔，朋友们叫他“老虎”，他在这大名之下，为贝尔格莱德社交界和体育爱好者所熟知。米舍尔的那两只射出黄色光芒的眼睛和他的老虎这外号再相称没有了。这正如玛尔吉塔女士的眼神和动作，人虽胖而有意想不到的迅速，使她活象一条热带的大蟒。

娇生惯养的、自私自利的青年，没有一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没有明确的道德准则，象他父亲所说，连一点“人的感情”也没有，可是唯独他敢于违拗玛尔吉塔女士的意志，有本领掏光她的钱。尽管母亲破口大骂儿子胡乱花钱，老不干正经事，却无论如何不能拒绝儿子，到底还是一切原谅他。

这家里，什么事都由母子二人决定。阿兔是不知道的。他没有发言权。话到了嘴边又留住，他自己就觉得说出来太迟了，他的话太可怜，简直是多余。他的薪水决不算少，拿回来全部交给太太，可是这并没有增加他的份量。有时不得不向太太要几个原是自己的钱，阿兔就胆怯、为难，好象怕碰钉子。

兔子、眼镜蛇和老虎成立的家庭，人称“动物园”，在五层楼住户的眼里，就是如此。每一个新房客，在领到房子的钥匙和听完严厉的卡塔尼奇太太无数条件之后，跟着就知道了这个荒谬的联盟的称号。但这里也要附带声明一下：任何家庭的生活决不至于象邻居通常说的那么乌七八糟，千篇一律。只要发生点儿不平常的事，不管它变化多么微乎其微，他们的关系在周围人的眼里就会有不同的样子。

以锡多·卡塔尼奇的外貌该不会使你们对他在过路的人群里引起特别注意。但这个人的本质，要比他的外表好得多。（如果留心细看，那么有许多我们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人，却并不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在品评人物时，常常过分夸大了自身的意义，而

把周围的人当作零。)阿兔为人比较好,而遭遇较不幸。是的,是的,是较不幸的,即令是一个不甚细心的观察者,也认为他是够不幸的。

有些人的生活,越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越不象开始的时候那样,以锡多·卡塔尼奇便是这样的人。

他曾经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孩子,聪明的眼睛,胖鼓鼓的嘴,还有天生的好嗓子,和惊人的记忆力。唱歌老师甚至发现他的童声是“神妙的”。以锡多在中学里是一个少有的幸运儿,老师和同学都欢喜他。他是文学小组组员,他的诗歌和散文的成绩,说明他有很大希望;同时他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而绘画更佳。大家一致认为,他的绘画天才最显著,最深刻。

一九〇八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合并的危机和内乱^①,使贝尔格莱德长期不得安宁,尤其搅乱了在学青年的思想。这个天才儿童生活中的一切都混乱了,而这时候恰巧是他的多种才能所产生的互为矛盾的志趣在竞相角逐。他跟在同辈大多数青年的后面走。青年人宁愿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无休止的游荡,而不愿劳动,不作认真的思考。他们竟象有谈不完的话,发表不完的意见。以锡多照样也拿到毕业证书,可是他心里却立即感到非常空虚;他的周围是千变万化的沸腾生活,这和他的空虚心情是格格不入的。仿佛他的三种天才——诗的、音乐的和绘画的——忽然混合起来,然后象地下水似的,流得不知去向。他的水墨画和铅笔画曾得到校外的好评,同学中有人在校刊上写文章称他是“天才的黑白画家”,赞叹“他那轻盈的笔触和美妙的线条”。可是对以锡多自己来说,那名噪一时的“美妙的线条”,是越来越浮泛,越来越不可捉摸了。他竟不由自主地得出一个结论,同学们

^① 指奥匈帝国合并波斯尼亚和格爾采戈文納。

是被他蒙蔽了，而过去唱歌老师对他的声乐也只是空抱希望。

在考虑升学问题时，他的对艺术的一切都感失望的父亲，不费多大劲就说服儿子选择了法律专业。年轻人丧失自信，又不懂得生活，竟如在梦中行事一般。似乎所谈的事与他自己的前途无关。他毫不犹豫就进了大学法律系，就象报名参加不会有流血战斗的志愿军那样。

在大学里没有上过课。一九一二年秋，战争^①爆发了。以锡多·卡塔尼奇一直感到空虚，现在可有了实际内容。他和同年龄的人一起参了军。以锡多被高度的爱国心鼓舞着，满怀信心，以为自己是为正义的事业而作战的。年轻热情，使他看不到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令人深思的可怕的东西。可是他才闻到一点火药味，就患伤寒症病倒了。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剃光了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以锡多闷坐在家里，等头发重新长起来，又稀又软的头发，长得和初生婴儿的胎毛差不多。随着健康恢复，他的乐天心情，他那神圣而常带羞怯的感谢心情，又踏实起来，他感谢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感谢每一件生活小事，似乎生活重新慈悲地向他敞开了门，尽管这种生活尚未定型也没有真正意义。

以锡多长期抱着这种心情，使他不能深入弄清战争所以发生和导致胜利的原因。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人们给他介绍了玛尔吉塔。从此以后，他的心和他的人就和她分不开。爱情突然而来，好象又是一场大病；他把以前没有能在诗歌、音乐、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献给了所爱的人。

一九一三年秋，以锡多进皇家勋章事务室当实习生，并在一年时间内，通过毕业考试，结束大学的全部课程。他的工作是填写勋章证书上的各项目。以锡多用细如蛛丝的笔迹，写出异样

① 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新巧的花体字来，他的艺术书法使得上校和宫廷侍从们感到非常惊奇。

“奇怪，奇怪，这样一件平常东西，到他手里忽然就那么好看起来！”

一些聚集在事务室里的人就这样谈论着。这是些刚从战场下来的人，他们身材高大，满怀信心，敞着红翻领的军大衣，手里拿着马鞭，新颁发的勋章和满面笑容相映辉。

以锡多若无其事地继续填写勋章证书，他一面冷漠地注视着如头发一样书写自如的线条，一面怀疑这样的小事怎能养活一个人，怎能成为一个人的经常工作。然而结果正是如此，正是这件事成了以锡多·卡塔尼奇以后的职业。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玛尔吉塔于这年四月嫁给了以锡多。白头发的工厂老板赠给她一笔丰厚的奁资，又慈父般地给新人们祝了福。被爱情蒙住眼睛的以锡多，对什么都不闻不问了。他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吻了这大恩人的手——那几天以锡多准备吻遍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久，人们不愿多谈但因此所受痛苦也莫过于此的那种事出来了。原来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从一方面说，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一个卑鄙的骗局。

可是随即又发生了一件阿兔想不到的事。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开始了。

阿兔被动员了。

在国外流落的三年间，事件的旋风把他象一粒小砂子似的刮来刮去，从塔兰特刮到科孚岛，从科孚岛刮到土伦^①。以锡多

^① 战争开始时塞尔维亚军队损失惨重，由盟军协助撤出作战地区，留驻国外至战争结束。

几次想和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妻子联系，总是不成。父亲只给他来过一封信，说也奇怪，信内只字不提儿媳妇，也不提有了孙子。阿兔要求父亲说明情况，可是长时间得不到答复。不久就有不大相识的邻居带来了消息，他们通知以锡多说，老卡塔尼奇已经死了，临死的时候，一如他的生前，是孤独的和沉默的。一九一八年夏天，妻子终于来了一封哭哭啼啼含含糊糊的信，信末写道，“儿子米哈依尔吻爸爸，拥抱爸爸”。

一九一九年一月，阿兔回国，一见面，看到早先年纪轻轻的玛尔吉塔已是一个半老女人，身边一个结实的、淡黄头发的孩子，已经四岁。那时候即使全世界被空前的大破坏所震动，这种改变也是不能想象的。玛尔吉塔不但在体格方面下降了，变成一个极不象样的胖太太，她还多了些急躁的不耐烦的举动和胡言乱语纠缠不休的饶舌。现在他身边就是这样一个妻子，同时还有她那段历史，那是占领时期的许多历史之一，是令人痛心的真相和无耻谎言混杂起来的历史之一。

据玛尔吉塔的说法，丈夫出外以后，她可是吃尽了苦头。她知道自己怀孕了，这吓得她要死。好象存心捣乱似的，偏偏奥地利人又把年老的工厂老板拘留了。别的人家走的走，只有她孤零零地给撇在贝尔格莱德空城里，只好投奔塞摩恩一个亲戚，在那里生了孩子；有好些时候她当这孩子成了孤儿，因为以锡多全无音讯。可是还算她的运气不错，没多久老板又放出来了，真亏了他，他们母子才得活命。一年前光景，玛尔吉塔回到贝尔格莱德，这才打听到丈夫的初步消息……

这一段自白，常常岔开去，插进来无穷无尽离题万里的废话，又添上大堆的噜里噜苏的详细情节，到最后还有将来的种种打算和计划。

诚然，关于玛尔吉塔怎样度过那几个打仗年头的情况，阿兔

另外也听到些传闻。有两个从潘切沃来的老姑娘，是他的亲戚，这两位极力在玛尔吉塔编造的谎话上加了些绝对不同的色彩。据她们的说法，玛尔吉塔在占领时过的日子“不合咱们这样人家的规矩名声”。她们相当明确地暗示，一个在塞摩恩住家的奥地利军需官，根据她们的推断，就是这孩子的真正的父亲；孩子是一九一五年七月才洗礼，而出生证上却是倒填日期，填的是这年一月出生。总而言之，假如老卡塔尼奇活着就好，只有他一个人能报告可靠的消息。

这样，以锡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谜，而谜底被他已故的父亲带走了，而且老头儿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一句话提到过她。

玛尔吉塔知道潘切沃的亲戚放出来的消息后，丝毫不慌张。她坚决为自己辩护，仿佛在舌战当中她可以找到真正的乐趣。她把自己说得象一个苦志守节的贞洁女子。孩子是一月里生的，这就同二二得四一样，她可以证明，至于到七月里才给他洗礼，那是因为这几个月里，她一只脚站在棺材里面，一只脚站在棺材外面，再说那个时候又是那么乱腾腾的，许多事情根本弄不清楚。玛尔吉塔一面自卫，一面把潘切沃的老姑娘狠狠地骂了一气。

阿兔掉在这个肮脏的泥坑里透不过气来，泥坑淹没了他遭此不幸后仅存的一点光明的东西。那个时期，生活的表层飘浮着许多污秽，周围的一切，在混乱、纠结、变化之中，平常习见的事物，具有不可想象的外貌，归来惘然的阿兔眼前，天地忽然一下子变得很小了，以至于他竟失去了正确判断任何事物的能力。

他本该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大可不必寻根究底，去证实潘切沃老姑娘们的臆测之词。然而可悲的是，这个令人疲倦和冷漠的时期使得象以锡多这样遭遇的人们去跟似是而非和解，疲

倦和冷漠熄灭了他们追求真理的高尚志向，熄灭了他们对人的生命力和自尊心的强烈渴望。

开始时，阿兔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家，他得在这里住，在这里吃；这就是他的妻子，他得跟她过一辈子。然而，事情就是如此。帮助阿兔认识这一点的是那位大老板。这老头儿对阿兔有一种奇怪的、能使人心平气和的影响，同时他又有不动声色和毫不介意的本事，由于向来是从金融和商业的高度看惯世界，他的态度是藐视一切的。占领时期他的地位有些动摇，可是战争结束后，他的事业又飞快地上去了。

给阿兔影响更大的是小姨玛丽雅。战前他和玛尔吉塔刚认识时，玛丽雅是个黑黑的、不起眼的、害羞的小姑娘。经过这几年，玛丽雅不但外表已成长，内心尤其成熟。她的为人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她变成了一个殷勤待人的姑娘，微白的脸上有一对光彩四射的褐色眼睛，波浪式的浓黑头发总是很光洁，象刚洗过的一样，衬托得她的脸更雅淡。她温和、爱笑，满身是青春的活力，满心盼望人家好。玛丽雅语言谨慎，却准备在任何时候来帮助她。她和姐姐是个明显相反的人。战后的第一年，是阿兔一生中的危机年，玛丽雅正好住在他们家，以锡多待这姑娘如姊妹一般，亏得彼此友爱照拂，他才能渐渐习惯这新情况，而有所谓家庭温暖之类的东西。

不久，阿兔便进皇家勋章事务室担任原职。这里的一切，从薪俸、官职、员额起，立刻就膨胀起来，反映了战后贝尔格莱德发展的突飞猛进。

再过两年，年老体衰的老板死了，遗嘱里有玛尔吉塔终生使用五层楼大房子的话，别的尚且不论。那时这座大楼还没有竣工。

盖房子的一个工程师爱上了玛丽雅，向她求婚。这是一个

老是怕难为情的好心的巴奇卡人，巨人般的身材，只差两厘米就足有两米高。他的宽阔的肩膀、坚定的步伐和一双有老茧的大手，绰绰有余地补足了这个差额。这人的才能和他的求知欲一样，是普通的。他叫约凡·陀罗什基，简称陀罗什。

阿兔送走玛丽雅时，既是满心高兴，又深为惋惜。陀罗什迁居沙巴茨后，阿兔就只好独守着玛尔吉塔和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过日子了。

玛尔吉塔当了房东太太后，把过去一提起来就使她恼火的事，一下子都摆脱了，她仗着交游广阔，手腕灵活，这座大楼着实带来不少收入，这样玛尔吉塔可就更胖起来了，变得蛮横、歪缠、自负了，道地的成了一条眼镜蛇，在房客中间和左近一带出了名。儿子在她的羽翼下长大，对世界上的一切，包括父母、同学、学校、学业在内，都满不在乎，他是乒乓球冠军，是足球运动员，是现代贝尔格莱德之“狮”的标本。

二十年来，贝尔格莱德变成了一座不平常的大城市，卡塔尼奇家变成了“动物园”，而阿兔和家里人、和社会有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关系，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

要写阿兔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并不简单的，因为象他这样的人，对于社会几乎毫无意义，而从社会得到的更少。但在当时的贝尔格莱德，丧失生活目的和地位、无力而又缺乏意志、因而更觉自己活着是无益多余的人，难道还少吗？不错，其中大多数人也就那么过了一辈子。然而以锡多毕竟是会有转机的。

假使他的情况不是继续恶化下去，谁也不知道这位天性消极的阿兔还要忍耐多久。玛尔吉塔逐年消失了克制自己和约束儿子胡作非为的能力。阿兔的脑子里什么荒唐的打算都有过！他一会儿拿定主意要抛弃一切，独自住到城外去，一会儿又想随便跑到哪里，一走了事，最后一着是大闹一场，要求离异。可是只有